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# 昆崙山的火焰

單張英著

6



新文艺出版社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赤手空拳鬧暴动.....       | 1  |
| 不朽的人.....          | 7  |
| 宁死不屈的刘伏考.....      | 12 |
| 老蜂窩开訓練班.....       | 19 |
| 夜襲界石集.....         | 25 |
| 我到烟台去找理琪同志的时候..... | 32 |
| 天福山的义旗.....        | 40 |
| 从威海卫到雷神庙.....      | 46 |

## 赤手空拳鬧暴動

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。

春天，中共膠東特委在文登和牟平一帶組織的一次暴動失敗了。從夏天開始，我們又經常研究怎樣開展游擊戰爭，準備再舉行武裝暴動。領導我們進行研究的人是張連珠同志，他當時是中共膠東特委書記，也是軍事指揮。我們研究的材料是從紅軍方面搶來的，是個油印的小本子，字寫得很漂亮，好看又好認，我們拿着它就象寶貝似的，看一遍再看一遍；每天在隱蔽的屋子裡，在山洞裡，一邊研究一邊實習，沒有多少日子，我們就學會了“化整為零”和“集零為整”的戰術方法，這時大家就一面深入到農村教育發動群眾，一面準備力量舉行暴動。

十月底有一天，我和許多同志正在一同研究戰術的時候，指揮部派人來找我，我問：“干什么？”來的人說：“不知道，張指揮說有重要事情，叫你到指揮部去。”

指揮部在文登城東南面的水圈村，我到了那里，已有不少的人在場，等人們都快坐滿了屋子，張連珠同志就向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：我們的戰術研究和發動群眾工作已經進行很長時間了，根據當前的情況，我們準備馬上舉行一

次武装暴动。这次暴动不仅是我們这个地区，而且海阳、莱阳、掖县、蓬莱等地都有，不仅有我們共产党员，还有广大农民、学生和士兵参加，不过我們这里是重点，我們的任务是要在石島、文登两地攻打敌人，繳获武器，組織武装，再举戈西下，配合兄弟地区。我們怎样进行这次暴动，还請大家进行討論。”在討論的时候，有的同意举行暴动，有的則不同意，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見，但最后还是—致通过了決議——在十一月一日举行武装暴动，为了执行決議，派于得水同志帶領一幫人去石島完成繳械三百支枪的任务，其余的人就都在昆崑山一带准备行动。当时組織分配給我的工作是在繼續制造土造炸彈，并在行动时作一路領队。

各种准备都就緒了，就是沒有子彈，我們仅有三支短枪，一粒子彈都沒有，于是就派了一个人去文登城买子彈，他到了城里两天沒有回来，我們就知道事情坏了，这时，敌人的戒备也紧起来，文登城开始了紧急增兵，城門口的崗也由一个人增到两、三个。調来的敌人，是韓复榘的八十一师，他們和第七专員区結合，开始了逮捕活动。虽然这样，我們还是决定暴动。不过，在准备行动的前两天，張連珠同志告訴我們，‘因为买子彈的人出了事，我們的暴动日期要拖延三天——在十一月四日行动。我当时曾問：“光我們自己不干，別处都干这样行嗎？”他說：“我們已經和西边各地取得了聯絡，延期三天行动。現在大

家还是要加紧准备，把群众发动好，暴动就更有把握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同意他的说法，我是负责制土造炸药的，趁着还有四天的空隙，我们决定再造一些炸弹。在二号早上我又上了一趟文登城，准备在城里买一些炸药回来造炸弹。炸药是买好了，可是怎样往外带呢？平素日子城门口一道岗，进出都费劲，何况如今三道岗呢？我有点发愁，可是愁又有什么用？于是我左右盘想起来，想起了城内的几个朋友，几个熟人，就在他们身上打起主张。于是我就到了一个中药铺里，找到店员毕东泉，他是我一个熟朋友，人很老诚，他也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我也摸熟他的底细。当场，药铺里有不少的人在买药，我就把他叫到一旁，小声说：“我买了几包炸药，带不出城去了，你给想个办法吧。”他说：“好，我能给你送出去！”我听了欢喜极了，问他：“你怎么带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用管了，等我忙过这一阵子。”说完他又包药去了。

我听他答应我把炸药带出城去，心里高兴的了不得。可是我到底不知他打算用什么方法往外拿。他忙过了一大阵子以后，就提着一大包中药找到我，问：“那些东西在哪儿？”我知道他问的是炸药，接着就领他去找了。他一看，就把手里的药包子解开，把四大包炸药放在数不清的中药包中间，又包扎了起来，他向我说：“你只管走吧，我是每天城里城外送药材的，保管没有事！”我一看这法儿也挺妙，便放心走出文登城去。出了城南门，我就回头

看着毕东泉什么时候出来，一看沒出来，二看不見影，我怕出了什么事，索性站下等他。正等着，他出城了。他提着那个大药包袱朝我来了，到了眼前，我問他：“沒檢查吧？”他說：“檢查又怎么样，反正我是卖药的，不带药带什么？”原来剛才敌人的崗上盘問他几句，被他頂撞回去了。他把炸药交給我，又送药去了。

我回去的时候，大家一看我帶回炸药，又是欢喜又是替我胆惊，問我怎么能帶出三、四包炸药来，我說：“依靠群众嘛，有了群众，敌人就是狡狐狸也沒有用！”我把帶炸药的情况向大家說了，人人都覺得群众真是我們的靠山。我們用这些炸药，两天又造了不少的大炸弹。

時間到了十一月四日，虽然我們仅有的手枪还没有一粒子彈，也不能再拖下去了。于是我們在十一月三号晚上，就开始了行动，于得水同志帶着一支空枪，領着一部分人到石島去了。十一月四日的拂曉，我也領着一部分人出发了。

我們是向昆崙山东麓指揮所集結的，一路上参加暴动的人們，成群結队，象数不尽的小河流向大河、向着指揮所聚攏。在人群中有教員，也有学生；有中年也有青年，每个人都精神旺盛，有的手中握着斧头，有的握着镰刀，还有的扛着大刀、紅纓枪，人們举着斧头、镰刀的紅旗，一路二行的奔跑着，奔向昆崙山东麓。在那里我們等待着听取石島的消息，一旦繳获任务完成了，我們將揚

戈而起，立即攻打文登城。

一天的時間，很快就飛過去，我們在一分鐘一分鐘的等着，黃昏了還不見信息，聚集在這兒的千百號人都等急了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我聽到指揮所傳來一個消息：西邊萊陽、蓬萊等地的暴動失敗了。我正在擔心着石島的情況，于得水同志趕着一頭牲口，馱着槍回來了，我問他情況怎麼樣，他說：“沒有達到我們想的結果，只繳了三十來支槍就回來了。”接着，他把去執行任務的情況告訴了我：

“昨天晚上我們就趕到了石島，可是還沒進去，里面的風聲就緊起來了，今天早晨，我們靠近石島的時候，里面風聲更緊了，大概里面的同志早就活動起來，今幾個石島外面的卡子也多了一兩道，到處都有了望哨，進去也很困難，所以我們幾個人就化裝成上石島挑魚的，準備蒙住敵人混進去。可是敵人太鬼了，我們一連二、三次都沒有混進去。

進石島的指望不大，天也不早了，于是我就瞅上了石島外面的介八窩鹽場那伙鹽警隊，我和一個同志商量了一下，就朝鹽警隊去了。那兒也有崗，要進去繳槍也是不容易的，我們想了一個法子，兩人就裝成鹽民打架，扯着肩膀到了崗下，起初那崗還給解說：“有啥事慢慢說，別吵吵！”沒等他說二句，我們就連他放聲的時間都沒有，按到就結果了他。接着我們倆就又打着架到了鹽警隊隊部

門外，我們倆互相抓著衣領子，嚷著要叫他們里面給評評理，撞进去了。沒等他們打架的都出來，我就鬆開手，把那支空槍伸出來喊著：“不准動，動就打死你們，把你們的槍交出來。”

這突如其來的一下子，把敵人吓呆了。一個個都低頭舉起手來，我逼著他們快把槍和子彈交出來。有一個家伙說：“槍在櫃子里。”於是我看他去拿鑰匙打開了櫃子，果然是不少的槍支彈藥，還取出來一些匣子子彈，我一看就是少它，順手拿了一條接著向空槍里裝。這時敵人一看我拿的是支空槍，剛想動手造反，我的子彈已裝上，大機頭就張起來，誰也沒有法治服我們。就是這樣，我們把他們的三十支槍繳下來了。”

我聽著他說的情況，真為他的驚險擔心，也為敵人的無能好笑，一支空槍就繳了三十多支槍回來，實在是容易。

我們的暴動計劃不能實現了。當天夜里，在總指揮所的破廟里，總指揮張連珠同志就召開了骨幹分子緊急會議，他說：“我們的暴動立即要停下來，各個地方都失敗了，我們今後要繼續‘化整為零，進行活動。’這當兒不知是誰提出來：“我們為了舉行暴動，到這般晚還沒吃飯呢。”張連珠同志說：“我們不是有了槍嗎，握住槍杆子打土豪，打劣紳就會有飯吃！”大家誰也沒吭聲。接著他又說：“不過，大家要明白，我們不是拿槍的暴徒，我們是共

产党员，每个同志都应当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的真理，要争取在我们国家实现共产主义……。”

在会上，他向大家讲完了话，接着把骨干分子编了几个分队，准备当夜就出发分散活动。在张连珠同志向所有的参加暴动的人讲了话之后，我们就分散开分头出发了，张连珠和张修己同志领着一个队，到了文登和荣城一带去，于得水同志领着一个队上了海阳，我领着一个队到了文登和牟平边界去活动。我们准备去扩大新的力量，跟敌人继续斗争。

## 不朽的人

胶东“一一·四”暴动失败了，当天晚上我领着一个分队出发。我是分队长，我们这个分队只有十九个人，为了扩大队伍，第二天我们在活动的路上缴了地主保丁四十多支枪，这样队伍也扩大到六、七十号人。第三天我们就到了通向文登城的一条公路两旁去活动，走到公路旁边底湾头村附近一个小庄子的时候，我们探知张连珠同志住在底湾头村中，因为当天早晨有二辆汽车从牟平开往文登，他们在公路上埋上了炸弹进行埋伏，等待着敌人的汽车回来。于是我就打算派人去取得联络。我们正在吃饭，派去的人吃完饭正要走，突然传来了枪炮声，这时我登高一望，底湾头在我脚下的一个洼地里，在底湾头村

东不远的一条公路上，好几輛汽車从文登城开过来，在底灣头村外已滿山遍野布滿了敌人，正在向底灣头村包圍，枪炮声震蕩着底灣头的上空。

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，住在底灣头村的同志們是多么需要友誼的援助啊！尤其是需要以火力引誘和击退敌人。正在观察中的我，完全看透和明白这一点，我們絕不能站在外面望着我們自己的同志被圍。当即我便向副队长丁世杰同志說：“走，增援去！”他說：“好，馬上走！”大家听到枪声就急忙撩下飯碗，我一說增援去，大家馬上准备好了，这时我就向大家发出命令：“准备战斗！”“随我来！”大家就立刻跟我和丁世杰同志朝底灣头村去了。

敌人是瘋狂的，我們的同志是勇敢的，我們冒着敌人的炮火，迅速的投入陣地，与敌人展开了搏斗。这是第一次战斗，我的隊員們第一次面临着比我們强大的敌人战斗，大多数隊員又是第一次走进炮火向敌人第一次射出仇恨的子彈，大家憤怒、勇敢，在无畏中也会有一点恐惧，我知道这是需要坚强的指揮和政治工作的，我便和丁世杰同志分头指揮战斗。我帶着一伙同志，一面冲鋒，一面向大家喊：“同志們，冲啊！”“不要害怕，想着大家什么也不怕。”同志們听着我一喊，都壮起胆子来，枪彈、土造手榴彈，一直朝敌人打过去，我看見一个敌人被同志們的子彈打倒了，我看到炸彈把敌人炸飞了，大家都看到不少的敌人飞到半空，于是勁头就更足了。但这时敌人的兵力又

增多了，看来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向着我們压来，死命的向我們反扑，我們的勇敢的副队长丁世杰同志壮烈地牺牲了，又有两个同志陣亡了，为了給牺牲的同志报仇，大家都决心要跟敌人拚个你死我活，但是子彈不多了，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，經過了一小时激烈战斗之后，我們退却了，敌人打进了村子，捉去了我們的指揮張連珠同志，回到文登城去。

敌人把張連珠同志帶到文登城，就認出他是党的負責人，接着就把他关进監獄里，給他扎上手銬子和脚鐐子。張連珠同志进了監獄，正巧碰上了一个老“犯人”——年老的共产党员柏开路同志，柏开路認識張連珠，張連珠更認識柏开路。

柏开路同志是一个看山嵐的老头子，住在山里的小庵上，那儿偏僻孤靜，正是对敌人进行斗争的隱蔽的好地方，所以張連珠同志在进行革命斗争活动的时候就住在柏开路的山庵里，別看他平日子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整年到头穿着补釘褂子、破鞋头，他对待党的事业可挺忠誠，为了鬧革命，他老人家不顧生死的在大山里活动，給同志们傳遞情报，为了帮助革命斗争的經費，他把自己的五个儿子拿出三个去抗活，掙来錢帮助革命，党在革命斗争中最需要經濟帮助的时候，他連自己仅有的几亩土地几乎全部都出卖掉，换来錢財援助革命斗争。这一些，張連珠同志都是亲眼看到的，他怎能不認識他呢，就是为了革命

他才被敌人捉进了监狱里。虽然进到监狱，两人一对眼就認識，可是因为有敌人在旁边，他們四只眼睛打个对直，誰也沒說什麼，直到夜里敌人不在身边的時候，他們才靠到一起，柏开路問張連珠同志：“你是怎么被他們捉来的？”張連珠同志說：“被敌人包圍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柏开路为張連珠同志耽心起来，这耽心不是一般的耽心，他耽的心可大了，因为柏开路明白：他是我們胶东党的特委書記啊！少了他就是少了一个革命斗争的領導者，他想到張連珠同志的担子，想到平日張連珠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不怕艰苦、日夜熬累的情形，他感到他是党最需要的人，而自己又算不了什么，于是說：“我看有个好歹，我去替你！”

張連珠同志回答他：“那怎么能行啊！”張連珠这次被捕已經看出敌人的毒害了，于是誠心的向柏开路老头子說：“我是不能活了，你是知道的，敌人对我們无论如何也不能饒恕的！”柏开路这个直爽誠心的老头子，一听張連珠同志說活下去的希望不大，便說：“要死我去死，死我一个老头子没什么，你还有大事要干哪！”張連珠同志当即就又向柏开路說：“你別想的太簡單了，这是在敌人面前，敌人饒不了我們任何人，我們也永远饒不了敌人。要死，死我一个，不能死两个，現在敌人还没摸到你的底細，我死了你也要活着出去，活一天为党工作一天。”

事实沒出乎張連珠同志所判断，敌人真的要处死他，

把他拉出監獄去了。這對於全心為着黨的柏開路老人是多麼沉重的悲痛啊，就在敵人把他綁走，並決定了对張連珠同志的死刑時，他還是央求去替張連珠的性命，獄中有的同志勸說他不要過分這樣作，要活着出去，為張連珠同志報仇，可是他不肯，他想以命去保釋張連珠同志，叫敵人把自己處死，留下張連珠同志。可是敵人怎肯這樣干呢？他們在文登城西開了一個大會，在群眾面前審判張連珠同志，在這個會上，張連珠同志進行了講演，他咒罵敵人的無耻可恨，他說敵人一定要失敗，他宣揚共產主義的事業一定要勝利，他高呼共產黨萬歲！他把敵人的法庭當作了講演，一氣講演了兩個多小時，他的壯烈的講詞，句句扎在聽眾心裡，打動得廣大群眾流下眼淚，連敵人的士兵也偷偷哭起來。

張連珠同志與敵人鬥爭到最後一分鐘，他高呼着共產黨萬歲，昂着頭挺着胸走向法場，從容就義了。

後來，柏開路老頭子從監獄里逃出來，當他把張連珠同志被捕後的情況告訴我的時候，我心中感到萬分悲痛。以後，年老的共產黨員柏開路同志又一次被敵人捉去了，這一次敵人竟殘無人道的要活活用鐮刀處死他，在他臨終的時候，任憑敵人的凌辱，也沒使他有半點屈服，他向敵人罵不絕口，他高呼共產黨萬歲，直到他停止呼吸的最後一分鐘，還聽到他喊着共產黨萬歲的余音，使劊子手聞之也不禁戰栗起來。

我們不少的同志在斗争中牺牲了，張連珠、柏开路、丁世杰，还有不少牺牲的同志，虽然他们离开了人間，但他們的精神永远不死，他們的精神鼓舞了我們，繼續同敌人展开生死的搏斗。他們是不朽的人！

## 宁死不屈的刘伏考

自从暴动以后，敌人的屠杀越来越疯狂了。

在汪疇据点里，住着一个敌伪的走狗江全德，这个东西是人面兽心，表面上到处装好人，暗地里他却勾通敌人进行敲詐勒索，他經常出入汪疇据点周围的乡村里，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他就想办法去强奸人家，碰到一个有錢的人，不論是誰，即使是他的亲戚和邻舍也好，他总想办法勾通敌人或明或暗的敲了去。所以，人們都暗地里叫他“恶狗”。

这条恶狗，不光是到处拣着吃东西，他还領着敌人捕捉共产党员，好跟着去領个賞錢。所以提起江全德这条恶狗来，人人恨之入骨，他在哪儿一天，那儿就一天不安宁，不拔除这个膿根我們怎能安心。于是根据群众的要求，我就領着一个七人的小队伍，在一个晚上捉住了这条“恶狗”，杀死了这个禍害。

这天晚上，在杀死江全德这条恶狗以后，我就拉着小队伍往西走，准备去完成另一个任务。在小队伍的前头，

每次都是我領先；我有兩支匣子槍，在前面遇到情況，用起來很方便，在小隊伍的最後面。是一個年紀才剛剛十九歲的青年戰士，他叫劉伏考，個子不高不矮，身板挺棒實，在隊伍里他總扛著一支長槍。這個小伙子機警、勇敢，提起他來，誰都伸大拇指頭，平素日子，你把任務交給他，不管白天還是黑夜，他會很順利的完成，遇到敵人他總想個法兒避過去。去捉江全德的時候，他和另外兩個同志，一個縱跳就竄進牆內，踢開門槍一指，江全德就被窩里拖出來。捉着了江全德這個人人恨得牙根痒痒的家伙，他去找來把開刀，接著大家就宰割了那條惡狗。

夜空一個星星也沒有，在漆黑的夜里，我們向前趕著路，脚下是一步深一步淺，時而走在田邊上，時而又走在小路上。我一面走，一面盤算著新的任務，走過了一道山，越過了幾道嶺，走著走著，前面黑烏烏的一片陰影，象是全部擋住了我的視線，我慢慢的走著，左右看著，原來是泊子村在前面。在野外走的時候要提防，進村子行動更要小心，所以同志們都握著槍，睜大眼睛往前走，走著走著，四外的寧靜使我心中頓時緊張起來，剎那間，好象從腳底下鉆出似的鉆出一個人來，喊了一聲：“幹什麼的？”接著槍就打響了。

我一听喊聲，知道事情不好了，中了敵人的埋伏，當時接著就還了一槍，叫同志們散開，我就閃到路旁去。這已經是習慣了，我們很自覺的開始了“化整為零”的活動，

我离开了泊子村向北走去，这时村子还有枪声，在一陣乱枪声之后，接着又出現了夜間的沉寂，只剩下狗在狂吠不息。

同志們失散了，我和王洪同志在天亮以后跑到一个小山的树丛里掩蔽起来。山的四外什么动静也沒有，我这时特別耽心着同志們的安全，我站在高处朝泊子村的方向望去，远远的又看不清有什么动静，可是偶尔也傳來几声枪响。我坐在小山树丛的石头上和王洪納悶起来：“同志們怎么样了？为什么还不見他們向我們約定的地点会合呢？”

天快响了，我們还在納悶的想着。突然从山下隱隱傳來了树枝响，我頓時緊張起来，馬上又掏出上好頂門火的手枪，我站起来弯着腰，順着树枝的孔隙和草丛的縫儿观望，只聞声响不見人影，我順着有声响的地方仔細瞧着，发现一个人影，正在草丛中时隱时現的向我們这儿走过来，越走越近，我看清了他是一个农民老大爷的装束，那是誰呢？他是干什么的呢？待他再接近我的时候，我就認出他原来是刘伏考同志的父亲，我知道他来一定是送什么信息，便朝他摆手喊起来：“刘大叔，刘大叔……”

我一連喊了好几声，他才听見。他認識我。他大概是听出我的声音来了，他接着就喊王同志，我回声答着，他便气喘吁吁的朝我跑来，到了眼前，我一看他那个神色，就知道出了不好的事，接着就从他嘴里听到了不幸的

消息，他說：“王同志，我來送信告訴你們，考子（就是劉伏考）死了，考子是我把他勒死的。”沒說完他就淚水滿面，哽咽不出聲來了。

聽着他說劉伏考犧牲了，而且是他父親自己勒死的，我的腦子“嗡”的一聲，象是作夢似的，世界上哪有這樣狠心的爹呢，聽來簡直是鬼話，沒有的事，好象剛才劉伏考還在我的眼前，他哪里能夠死了呢？我看見劉大叔那傷心的樣子，就安慰他幾句，接着就叫他坐下來說。我們一塊坐在草叢的石頭上，好半天劉大叔才止住了淚水，但他的心情還是那樣悲痛，他含着悲傷的眼淚把劉伏考犧牲的經過向我們說了。

原來，夜里遇上敵人以後，劉伏考同志當場就負傷了，他身上一連中了四、五槍，連腸子也流出來。可是這個頑強勇敢的青年共產黨員，一聲沒哼，他知道自己有危險了，他一手緊握着珍貴的長槍，一手抱着肚子，這時候抵抗是不能堅持的了，他知道敵人也不敢馬上上來，于是就爬着滾到路旁的一條溝里；在這種情況下，一個戰士往往忘了自己，而仍然想着手中的槍。劉伏考爬在溝里，咬緊牙關，忍着痛苦，用盡了全身所有的力量，用手扒開一條小渠，把槍埋了進去。埋好了槍，他又忍着痛苦，一手抱着肚子，一手扒着地向外爬，爬到村外的一個孤獨的房子門前，趁着夜色昏黑和和夜靜的時候，用力的小聲叫着人家的門。總算不錯，屋里出來一個老大爺，然而，當人